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史光陽

近思録集註卷九

歸安茅星來撰

治法此篇乃斟酌先王之道使可行於今者以為萬世不易之凖學者宜究心焉凡二十七條

按語類此卷作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者字今本俱無○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書洪範爲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八風者八方之風也按史記律書西北不周風北方廣風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陽生於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故每風各四十五日而一至如距冬至四十五日為立春而條風至又四十五日為春分而明庶風至是也餘六風放此賈逵並服虔以為八卦之風兑音金為閶闔風乾音石為不周風坤音革為廣莫風艮音匏為融風震音竹為明庶風巽音木為清明風離音絲為景風坤音土為涼風又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賈氏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風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蓋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四維之風主兩月故也陳氏樂書謂乾西北之維為秋冬之交坤西南之維為秋夏之交巽東南之

維為春夏之交艮東北之維為春冬之交則貫氏謂四維之風主雨月於理自通蓋金木水火分行四時故各有專氣而風應焉惟四季屬土無專氣故無專風也李嘉會曰八卦主八風惟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風無定風如立春在前月則兼前月之風在後月則兼後月之風立夏立秋立冬皆然亦通

顧亭林曰今樂久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加漆而不用匏壎以木為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元熊朋來謂笙不以竹稱而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為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正之愚按宋范蜀公謂笙竽以木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壎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則是八音無匏土二音宋儒已先言之矣然笙竽猶以匏裹之則匏之音未盡亡也至元以後并不復用匏矣葉少蘊避暑錄話謂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為言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篪至是亦脩據此則匏土二音宋崇寧時已復

不知何時又廢如熊氏所云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生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之妖艷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化中之中一作成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則民德之盛可知溥天之下皆化於中道則治道之至可見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用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

君弃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不止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不止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矣今本多作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朱子曰自秦滅學禮學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文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特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而已一有大

議率茫然不知所措至若樂之為數則又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又曰居今而欲行古禮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姑于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鄭漁仲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四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蔚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鄙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燕用下樂燕則不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

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燕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雅風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于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黄門不知黄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王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馬貴與曰案夾漈之論

拳拳乎風雅頌之别而以為漢世頗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黄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于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鐃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鐃歌即古之雅頌矣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

夕相與講明正學於朝之朝音潮下於朝同好行並去聲下同　近侍賢儒近侍中之賢儒也延聘謂朝廷以禮延聘也所以待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也敦遣謂命州縣以禮遣之至京也所以待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也萃聚也　此節言當擇師以講明正學頗李林曰元虞集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學官猥以資格濫授何以望師道之立其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原之徒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今欲求成德之人固不可遽得而如所謂操履近正確守先儒之說為衆所敬服者亦未至乏人也而徒因其又次之一言至今循而不改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為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

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弟音悌漸音尖此言教士之道即上所謂正學也人倫以道之大者言物理以道之小者言灑埽應對小學之教也以往則兼大學言之矣葉氏曰擇善者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孟子所謂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中去聲此二節言擇師之法學以知言行以行言是指其道

其教其要而言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聚上葉本

無太學二字文集下同士民之俊秀者也學縣學州州學即今之府學也宋以上惟京郡及潛藩之地方得稱府宋初州縣不立學仁宗慶歷四年從范仲淹議始立學賓興見周禮大司徒章謂以賓禮興起之也端潔孝弟廉恥禮遜以性行言通明學業以經義言曉達治道以材能言言以此三者賓興之也 此一節言擇士之法此熙寧元年先生為監察御史時所上疏也按文集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

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槪其實學荒行竊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

同黨次及博士排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與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任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罷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慮之太

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如此則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又按元齊履謙為國子司業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為次第履謙曰不考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表箋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朱子曰有王者作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此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

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也云舜禹文武

之聖皆有所從學者按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劉向新序子夏對哀公曰湯學於威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斯武王學於郭叔君疇漢書人物表及劉向新序並作尹壽務成昭新序作務成跗白虎通又云堯師務成子舜師尹壽但按尸子載務成昭教舜之語則白虎通疑誤又按荀子楊倞注引新序威作成斯作思無鉸字 朱子曰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蓋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後世官制紊亂遂以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猶文臣之有勳德者方除以其有輔尊天子之名故也後世以諸王武以武臣為之訛謬益甚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鄭節卿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無以三公言之名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

有禹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名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禹名公實兼之也三公之下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名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名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又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名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冦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是則六卿之官亦不必備也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冦蘇公是也然則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固不獨三公為然也葉竹野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於夏商通考其鄉大夫士之數六官幾三千人大抵多兼攝也蓋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但征一物秋官如庭氏冥氏穴氏翨蔟氏赤犮氏等官但攻一事不可無乎有不必常置

者旧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仗禁罰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攝乎蓋周人因事而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名置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陳及之曰齊桓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制也後人疑周官之冗蓋不知兼攝之義也

二曰六官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天地四時之官者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也今周禮冬官職闕書周官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呂伯恭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于立綱紀

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上下相統絲牽繩聯且冡宰相天子總百官則司徒以下皆其所統乃並列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不處乎身之外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冡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一也 愚按孔氏禮記正義書甘誓將戰而召六卿鄭云周禮夏官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則三王同矣案甘誓及鄭註則三王同有六卿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與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案曲禮六太五官六府六工等鄭皆云殷時制蓋以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指為殷禮也是則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殷之六卿也但周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之六卿則太宰為一卿以

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之五行其取象異也蓋天官尊故并著太宰之下隸屬太宰之官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也地官卑故五官並列而已又案賈氏周禮正義序云鄭氏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龍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又云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為之即天官也然則六卿之官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其名各殊至以天地四時之官為六卿則自周始也其云冬官為共工天官為稷蓋皆就後世之官況之非唐虞時有天官冬官之名也猶左傳言祝鳩氏司徒之類先儒謂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是也馬融鄭玄以堯命羲和為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為四時之官孔安國書註亦云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蓋猶今欽天監之春夏中秋冬之五官正非六卿也至周以義和之職分為太史

馮相保章諸職而天地四時之官則始為六卿之任矣陳及之曰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書所以分為四曹如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又分主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然則今之尚書與漢設尚書意異矣王氏曰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至光武分為六曹迨於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常制宋齊以來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定為六部令考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乎愚按不獨吏部於古不合戶部似周之司會非司徒之職也俞壽翁謂司空之職散見於五官之中而不知五官之分屬各有意義豈得以其近似也遂可混為司空之職耶如治官則服食器用節制王宮有關治道者屬焉教官則山林川澤禁約萬民有關教道者屬焉禮政刑三官倣此其所以使之各事其事以遂其所以為生之計如太宰九職司徒十二職事之類

則司空之職也故曰事典槪書周官篇謂司空居四民時地利則其為太宰九職司徒十二職事無疑矣四民即所謂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之類皆是地利即所謂九穀草木山澤之材藪牧八材貨賄絲枲疏材之類皆是三農生九穀之類各有其官掌之令冬官亡故不可得而詳蓋古者民事最重大約太宰總其大綱司徒親自須行而司空則專主其事者也至謂禹為司空平水土而共工則咨垂焉司空之官甚重而於百工之事無與亦非也夫平水土工事之大者故司空親自掌之共工及虞皆其屬也則分任之槪列女傳謂益生五歲而佐禹平水土則益為禹之佐明矣故百工之事未嘗非司空之職但工事乃其職之一端非如今制遂以此盡司空之職也程子又曰後世惟宇文周氏制度為最善隋文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唐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

正 按唐六典三十卷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即周官太宰之六典也惟治典以避高宗諱改作理耳令所傳六典本止紀官階職掌無復理教禮政刑事之目卷帙如舊宋詹棫原刻題誌固云比緣兵火所在闕文此或其一也程子所謂唐僅存其畧者蓋指六典而言也但六典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宰相之職則政既不出於一而宮掖屬之宮官環衛屬之衛尉衣服飲食屬之光祿殿中監器用財貨出納屬之司農太府少府諸官事權迭出官職冗濫非復周家太宰之制矣又按武后光宅元年改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治時指貞觀開元時而言也

令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令指宋制而言詳見附說官制改注陳氏曰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兵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司馬之屬司士曰以

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魏氏曰王舉太宰太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僚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六卿亦得自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其治猶為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於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顧亭林曰古人以財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于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八大農九少府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大畧與漢不殊而户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令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為六以大司徒教民之職遂為理財之專官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愚按漢書百官表漢初沿秦之舊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至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而司徒司馬司空之官始具哀帝紀亦云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以董賢為大司馬

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蓋其時古文尚書未出故不見周官書中所謂三公三孤及六卿之官但見伏生口授牧誓及立政篇有所謂司徒司馬司空者遂誤以為三公而置之東漢後一因其制惟易司馬為太尉為少興耳太尉主兵即司馬之職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又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乃周為諸侯時制度為天子則當設三公三孤與六卿也後世踵謬襲譌莫或正之又其餘大小官屬都因事設官無復條緒至西魏宇文泰有意復古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官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自餘大小官職皆髣周禮為之制度頗為詳盡隋文帝受禪從内史崔仲方言復依漢魏舊制而周官之法遂罷然隋既沿漢魏舊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矣又本北齊制別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殊不知三師即三公也而隋岐而二之誤矣唐三師三公因隋之舊而六省九卿等官亦皆損益隋制而為

之者宋元官制叢雜淆亂更甚無足論者至明設立大學士以髣古之三公六部尚書以髣古之六卿似矣然宰相無所不統而明制大學士必兼一部銜則兼禮部者而兵部之事遂不當問耶此其失一也既有禮部又有太常寺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寺設官重複此其失二也周禮酒正醢人之屬隸于天官大小行人之屬隸於秋官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今光祿鴻臚等官各為統領繫冗紛沓此其失三也至於外官如布政司乃一道之主而專司錢穀然則國家命官分職惟財用之為務耶此其失四也明之官制視唐宋以來差為得之而猶未為精密姑附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定焉

三曰經界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政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

分音問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民年十八以上給田一頃篤疾癈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朱子曰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凡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曰周制步百為畮百畮僅得唐之四十餘畮唐之口分人八十畮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户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授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户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是以啟兼并之漸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

制業水心曰周制百步為畮唐却潤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然則百畝為頃一夫授田一頃視周制却是二倍有餘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又唐制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之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士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從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周制雖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貸救䘏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振給

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䘏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已無復先王之制矣愚按唐食貨志從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户部自畿內徙畿外京縣徙餘縣皆有禁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又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則唐雖容民遷徙仍官為作主其水旱蠲除皆制為定法使雖有不肖有司不得意為上下此後世所不能及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一夫田百畝萊五十畮中地一夫田百畮萊百畝下地一夫田百晦萊二百畝小司徒家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家六人則授之以中地家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是則周制未嘗不計地之薄厚口之衆寡也但唐制止據一時户口又令得自賣其田當立法之初已自不為長久計則後欲其久而不變也得乎

朱子曰今雖未能復古井田之法宜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法科率又幾何其一鄉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明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遠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愚按遺書二程先生謂地形不必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橫渠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愚按橫渠

說較勝推此則葉水心所謂江漢以南濰淄以東不能行井田之處亦有可行者矣姑存之以俟後之君子酌焉

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莩而莫之卹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按唐口分世業之制其源肇于後魏而法則宇文周為最備如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其於民間纖悉微細無不周密詳盡如此其分田而授宅也則有司均之官掌其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下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蓋

不但田有制里亦有制使之得以安居而後可以樂業又宅不別起賦稅如古者五畝之宅即在公田百畝之中竊意塋地亦當如是隨貴賤為等差給地使之安葬與宅地同不起科所謂養生喪死無憾也至於田之賦稅則司賦之官掌之有室者田百四十畝其賦於上者歲不過絹四丈綿八兩粟五斛而已非桑土則布四丈麻十觔而已丁者田百畝則其賦僅半之而已中年徵其半下年徵什之一無年則不徵其賦蓋其時所入於上者皆不過本其民之所自為與夫田之所出者而已又其為額輕而力易供而關梁川澤茶鹽礬香諸雜稅非有如後世之銖錙搜摘無不到也然蘇綽且自歎稅法太重譬之張弓非平世法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其子威聞其言嘗以為己任至隋文帝受禪定稅法威奏減賦役務從輕簡文帝悉從之於是酒榷鹽鐵市稅概行罷免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二十日夫文帝未為盛德之主蘇威亦非不世出之賢臣然

且知減賦役以弛民困君若臣同心一德如此況其賢於文帝蘇咸者乎唐建中間用楊炎議改作兩稅法於是始以錢為賦而論者往往極言其害以謂使農人賤賣穀帛易錢入官所以民困愈甚至明納以銀而錢粮之稱猶仍宋元之舊然其先田税猶極輕自宋迄元江南粮重之處每畝不過二升三升至五升而止明初亦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三合五合者自嘉靖後以官田均攤而賦始重極矣後有有志斯民者慨然返宋元上之輕額與民更始而後革唐以來輸錢與銀之積獘使民各隨土地所宜以為之稅民病庶其有瘳乎　愚按經界之法宋紹興間曽行之至光宗時朝議復欲舉行泉漳汀三州經界朱子講求其說至弓量算造之法無不畢具為疏於朝卒不果行然亦止均其稅而未及均其田也惟林勲本政書欲仿古井田之制一夫占田五十畝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其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無田及游惰

耒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義者其法頗為詳備朱子謂歎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為數井亦是廣中無人烟可以如此云王伯厚曰蘇氏云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同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于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捄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覘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

四曰鄉黨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者也比必二反酇作管反說見周禮比閭族黨州鄉大司徒掌六鄉也鄰里酇鄙縣遂遂人掌六遂也並在國中百里內為鄉百里外為遂不言鄰里鄙縣者蓋特舉其大畧耳按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如鄉大夫卿而遂大夫中大夫鄉之州長中大夫而遂之縣正下大夫之類是也陳氏曰按周禮六鄉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六遂則五家為鄰鄰有長五鄰為里里有宰四里為酇酇有長五酇為鄙鄙有師五鄙為縣縣有正五縣為遂遂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網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

矣而要其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户口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事事不叢脞其可得乎

按沈約宋書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觀此則漢制詳密猶有鄉黨官遺意故其制最為近古民風淳穆有由來也但按後漢志本註曰有秩郡所署其鄉小者縣置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觀此則大鄉有秩小鄉嗇夫所主相同無有賦稅爭訟之分也風俗通十里一鄉亦與沈志不合前漢百官表無鄉佐亦不言有秩所掌馬貴與曰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

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以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皆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遂分塗矣顧亭林曰北魏李沖奏立隣里黨正長之官蘇綽亦以為宜精加審擇俾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歷代良法遂一廢而不可復惜哉又曰明初命有司擇民間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鄉里爭訟里老于此剖決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謂之越訴今縣門榜所謂越訴笞五十者以此亦古者鄉黨官遺意也愚案馬氏謂古之吏皆可以為師不似後

世儒與吏異趣政與教分塗其論極精至謂州閭鄉黨之學無司職教之任者蓋亦據周禮言之其實恐未必然觀尚書大傳所謂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則士大夫歸老鄉里者皆其司職教之任者也又白虎通謂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黨中立學教里學所升者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然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則皆有師可知又公羊何註謂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春夏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至秋冬入保城郭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户牖盡知天下所苦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後爵之愚按何氏所謂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即王制所謂選士也庠之秀者移於國學以學於小學即王制所謂俊士也諸侯歲貢其秀者于天子以學於大學即王制所謂造士也鄉學即閭黨之學也閭黨皆屬于鄉總曰鄉學

五月貢士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

此三句言先王所以為教者如此下師學鄉射四者即所謂庠序之教也

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

古者自王宮國都閭巷黨遂莫不有學國學之政大司樂及樂師掌之閭巷之塾則以大夫士之歸老鄉里及里老之有道德者使教焉所謂師學也小學則教之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學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教之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趨向正而心志専道德之所以一也自師學廢而人自為說家自為書故道德不一　三禮義宗曰四代之學虞及殷各立其學周則兼而立之有虞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周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曰內則云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傅者教學之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然則未入學時已有傅矣是以內則云出就外傅謂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築宮焉即所謂異宮也鄭剛中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水東為東序水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陳氏禮書曰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辟雍即成均也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又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

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又曰尚書大傳謂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又周禮賈疏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長樂劉氏曰周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殷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

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東萊呂氏曰周禮大司樂既掌學政又延請有道德者敬事之使之教國之子弟以此見古人心至公死為樂祖祭於瞽宗其選擇之精可知愚按崔氏謂內則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則未入學時已先有傳然觀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之類則未就傳時固先有以教之矣蓋古人自孩提時便已教以正道使義理浸灌滋潤故後雖欲為不善不可得也朝夕學幼儀幼儀如洒埽應對進退之類必十年乃學之者蓋前此年尚小非其所能故也可見古人當未入學時便先教以禮節使知事親敬長之道至入小學乃從受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業耳然則張子以禮教學者最得古人為教之意但按內則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則似非專指人君之子言之也大戴禮注云內則十年就外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曲禮十年曰幼學蓋指就外傅言也則非專指人

君之子可知又案北史劉芳傳周以上學惟有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至周則學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郊師氏者國學也然則國學與太學同爲二也云四小在郊則是每郊各置一小學也周禮近郊五十里則是去都五十里皆有學也又云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學分東西南北又與太學並列爲五則劉氏以爲四郊虞庠之説頗似有理且鄭注周以四學爲周四郊之虞庠雖正義有設虞夏商周四學之説而復引皇氏説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則劉氏之説未爲無據也但按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註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祀先賢于西學鄭注周小學也疏云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則虞庠似惟西郊有之而孔氏釋四學爲四代之學者當爲得之鄭氏祭義

注疑一時偶誤也六學亦不見鄭注又言蔡氏勸學篇云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閶陽門外漢魏以降無復四郊之學至後魏孝文遷都洛邑始置小學于四門與國子太學為三唐六典仍之設立國子太學四門三館而四門學生乃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弟補充非如魏制專為小學也呂伯恭曰周禮設官下至射天鳥除蠹物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獨于州序黨庠教學之官反不見何人掌之亦不見北法何如蓋緣學校不是官司非簿書期會之事故不領于六官非國子是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至其所以教養之法均非簿書期會之可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愚按陳氏禮書謂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並建于一邱之上幷而郊虞庠為四學與祭義所謂設四學者頗合蓋于虞存其小學於夏殷存其大學而成均則本朝之制故居中然則四學者三大學一小學也此最為得之惟以

東膠為太學則誤也陳氏既謂成均即辟雍而辟雍自文王始建後遂以名天子之學且居中南面其為太學無疑東序東膠則大戴記所謂東學也但案蔡邕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謂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是諸學皆在東序故以東序為太學而鄭氏禮記註亦有名太學為東膠之說正義云王制謂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以養國老故知為太學也是則以東序為太學不自陳氏禮書始也鄭剛中以辟雍居中為太學者得之而謂南成均與辟雍分為二則非也又大戴東南西北學劉芳以四郊虞庠當之則小學也鄭剛中以上庠東序等學當之則大學也然皆無確據姑存之以廣異聞

鄉射亡而禮義不興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賈疏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鄭注序州黨之學疏云按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黨學皆名為序若鄉則名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

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鄭云此州長所行而謂之鄉射者葢鄉雖管五州而鄉大夫或宅居此州之內則當來臨此射禮故州長所行而名鄉射也禮記正義云或鄉之所居州黨不必別立州黨之學有事則就鄉學為之故州之射黨正之正齒位皆曰鄉也又云鄉所居州黨則鄉大夫代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若州黨非鄉所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又鄉老及鄉大夫三年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註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則六藝之射和容謂禮興舞謂樂以六藝中御與書數於化民稍緩故特舉禮樂與射而言之也又鄉射記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註云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又鄉大夫賈疏案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

循堂謂鄉學挾鄉大夫所云射禮也豫謂州學蓋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名為鄉射令鄉大夫還用此鄉射之禮也鄭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令從榭凡屋無室曰榭賈云有虞氏之庠周以為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為州黨之學夏時之序有室周時州黨之序無室名同制别射于序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鄭剛中曰州長射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至于鄉大夫乃有飲射槐鄉大夫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云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呂與叔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及楅皆揖取矢揖既揖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加弛弓升飲揖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邱瓊山曰太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每日講讀經書罷于學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其有司官閒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

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

按周禮地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其州長黨正以下詳見前卷讀法註賈公彥曰按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註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與鄉同則鄉送一人至君所愚按王制命鄉大夫論鄉學之秀者以升之司徒曰選士蓋先名惟在鄉令升名進於司徒其身則猶在鄉學也司徒又論其秀者以升于

大學曰俊士蓋此身升于大學非惟升名而已升於司徒者猶給鄉之繇役升于學者猶給司徒繇役蓋以學業未成故也其學業既成而免于繇役者則為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于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受爵祿也造士以上專就鄉之學者言之也至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升之司馬為進士則總鄉之學者及王子公卿之子凡學業成者言之也蓋鄉人平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以至於造士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 尚書大傳曰諸侯于天子三歲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愚按絀爵猶今之革職留任也蓋三不適則絀爵又三年不適則絀

地又三年不適則地盡絀矣故曰凡十五年孔氏鄉飲酒義疏云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鄉先生教于鄉中之人謂之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士必用正月將欲升之先為鄉飲酒之禮陳祥道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職輕尊者其任

重也吕東萊曰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進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一人之身未入仕前與既入仕後凡經七級然後得禄漢唐以後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浚儀王氏曰通典鄉老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又有二千石曹掌郡國二千石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尚書令總之後又為選部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又曰裴子野曰周禮始于學校論之鄉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于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

所閲者衆一賢之舉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折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吏曹按閥閲而選擧不遑訪察于鄉邑又曰周禮鄉大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于家民自為鄉謀故毁譽公賢否明衆賓之席弗厲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鄙也王光遠曰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是于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孝友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于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考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蓋其作成人材之法如此其詳且悉也魏莊渠曰閭胥選於五比二十五家小善亦取故書敬敏任恤者族師選于百家累善乃取故書孝友睦婣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正選于五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

書德行道藝者其學皆已成材於是州長考之以覈其實鄉大夫賓興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品中正以別人才漢制亦漸廢矣後世科舉之法自隋煬始殿試之法自武曌始可勝歎哉又曰漢舉賢良方正茂才猶周禮鄉大夫之賓興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遂之興甿古意猶有存者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為盛後世徒存其名而鮮實效由上下皆以僞蒙也王明齋曰按周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蓋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攷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然司士必言稽士任以進退其爵祿者蓋以其任職而觀之為得其賢否之實也　范氏曰唐楊綰論進士明經之獘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里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

下第罷歸其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周禮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鄭注學太學射射宮賈疏太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以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陳氏禮書曰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

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比年攷校之法也又曰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率教者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四郊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攷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攷故必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鞭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於士王伯厚曰古者養士于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于士也列之于王闈以考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禮記正義曰按司馬法百里郊二百里野周禮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野遂人掌之則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自應遂大夫掌之則亦遂大夫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

學主射黨正主正蓋位遂則與縣州同鄙與黨同縣鄙皆屬于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揚龜山曰按太宰八則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蓋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之于學曰造士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太宰歲終令百官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為吏者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祿位廢置初不相因也而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恥失其旨矣文獻通考曰先公嘗言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

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勲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愚按禮記正義則王制簡不帥教至于四不變即學記中年考校之法也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謂初入學一年之終也不變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謂三年之時不變移之郊謂五年之時不變移之遂謂七年之時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年之時如初禮者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而此則中年考校者蓋彼據鄉之選舉言此就學之考試言也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也

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

按周禮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鄭注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徭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賈

疏按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王氏曰按周禮太宰為正小宰為貳宰夫為考以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其下吏止若此先王所以省吏員者亦至矣吏省則其祿易給祿厚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然自鄉差之法變為顧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其廩是教之為姦而又授之具也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夫官之不勝吏姦也亦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員者直欲夫祿之易給也

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之知自愛也又曰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知官與吏無甚分也漢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勲故終西漢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德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吏東漢流品漸分然以胡廣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以從事功曹起家而不以為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塗以盡其用也則周官之府史胥徒其不以卑職冗員限其終身可知已後世不為之謀其生而但為之抑其格則犯科為姦不自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為之長者之過也貴與馬氏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人多取管屬之賢士之有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于本

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背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條掾而獨不可行之於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無籍賴之惡少乎呂氏曰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唐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緣索始一吏盤踞深固不可破矣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蠹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役鄉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

有其人此胥役也此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愚按此所謂兵即兵役也此所謂役即胥役也府史胥徒受祿公上就役言兵農未始判句就兵言二句乃言古之制如此驕兵二句言兵之弊禁衛以下則言當思所以處兵之道也府史胥徒之役二句言役之弊不更其制以下則言當思所以處役之道也鄭康成謂周禮小司徒職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天子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朱子則謂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章俊卿又謂司馬註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三說不同蓋王有征討之事先命師于諸侯不足則用邱甸之民又不足

然後及六鄉與六遂也周衰天子之命令不行於諸侯於是專用六軍之士故祈父之詩作朱子曰今日之患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始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此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王東巖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輕重之意陳及之曰林勲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如王制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為甚 按蘇文忠公言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

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韓魏公亦言養兵雖非古然使良民得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實萬世之仁也二公之言誠所謂達時識變者葉竹野氏乃謂唐府兵之制未盡合古故不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其亦迂矣李鄴侯論府兵興廢之由至武后以後甚有蒸尉手足以避其役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司馬溫公論保甲之害至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公私勞擾數路耕耘收穫之事幾盡廢然則兵農合一之說為可行于今乎不可行于今乎此不待智者而能決也惟有屯田之法得行則循今之制而不失古之意愚謂于此有數善焉彼應募為兵皆強悍無賴今使之得有所事不至於為非一也開墾荒田可使天下無廢壞二也且彼因屯田獲利耕者浸

多而吾可以省游手坐食之費以稍寬民之力三也故農不可兼兵而兵必不可不使知農也胡敬齋謂屯田須于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春夏秋就在屯所於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胡氏之言頗有條理困附着于此米子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弁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飢羸滿

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其患不可勝言矣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王制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呂東萊曰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畜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貶損減省如周禮九式所謂凶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飢而已後世勢有不能行則如李悝之平糴法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飢其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亦可各安其居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亦本此法又如漢宣帝本始元年民載粟入關毋得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此法一行來粟流通更有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

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
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
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
輻輳以上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統而論之先王
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耿壽昌之政修次也所在蓄
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次也咸無焉之設糜粥最下也有
志之士隨時理會以便其民可耳致堂胡氏曰後世常
平之法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荒無收有司固不
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
移反覆給散稽留監臨胥役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
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
里以就龠合之糜哉至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
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
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
有備無患當如隋文帝時長孫平所奏令民間每秋皆
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以為義倉委社

司檢校以備凶年取之民也無多而散之民也又甚便於是擇長民之官行郵農之政民其庶不至擠於溝壑矣乎　顧亭林曰古人謂藏富于民自漢以來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故所遇凶荒良有司猶得以便宜振發救民以天下各自有廪藏故也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也又曰明洪熙初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粮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上嘉其稱職即此觀之可見明初凡驛皆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賙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萬歷後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而驛儲亦無復有存於是民窮盜起而國事不可為矣愚按顧氏謂宋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州縣無復存留以至貧弱不振其說固然然六年又詔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得

押領上京與三年詔異者蓋宋初懲唐末以來藩鎮擅有財賦之弊故不得不下無得占留之詔至六年則網紀粗立官吏皆知畏法天下財物自當藏之州縣以備意外不虞之警急固未嘗拘守乾德三年之詔令也僩民之説似未盡然

八曰四民古者四民俱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浮民謂非土著也貲量也不可計量言多也春秋穀梁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于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須是什之八九為農一二為工商今則工商居半又有兵役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杼本女子之事今織匠以男為之耕者少食者多如之何而不窮困也　愚按農為衣食所自出又於四民中最為辛苦終歲勤動至不得以養其父母而豪商巨賈坐享富厚交通官府勢傾一時所以漢法崇農抑商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為吏雖不無矯枉過正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觀周禮鄉大夫興賢能于朝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則鄉遂皆有選舉也獨市無之蓋自古工商不得入仕也葉氏夢得曰漢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紵罽操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為吏予名田凡民一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

九曰山澤聖人奉天理

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阜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不節取之無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赭止野反 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見書大禹謨篇 五官者按左傳晉太史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見昭公二十九年傳又按賈公彥周禮正義序

云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至堯舜官號稍改愚按五行之官唐虞夏無攷惟曲禮六府有司土司木司水司貨鄭氏謂殷時制貨金屬獨無司火周禮則山虞林衡掌木司爟司烜掌火土均土訓掌土丱人職金掌金川衡澤虞掌水蓋五官之設肪於顓頊至周而其法大備今具在周禮可考也上言五官而下獨言修虞衡之職者蓋山虞主山林出材木川衡主川澤出魚鱉二者尤日用必需而取之最易無節者故孟子亦嘗專就此言之意可見矣朱子曰水如堤防溉灌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王氏曰土如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之類山無草木曰童楢赤地

愚按山澤之政有二一在弛其禁以與民同其利一在嚴其禁使取之有節弛山澤之禁者三代後賢上猶

閭有能之然必嚴為之禁使販之有節而後有以盡財成輔相之道後世未有講此者故程子特言之

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制禮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之哉

分音問　以上十條並係程子本文　分上下之分數多寡之數　李氏曰凡人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

不得逞賤者無所覦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可以僭上上下無別則朝廷不尊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遜所以衰也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

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儻湯上聲俗作倘皆已之已呂本作以注一作已復扶又反趣與趨同古字通用康安也禮運是謂小康儻或然之辭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密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若下手做時當更精密愚按明道所上十事即所謂周官之法度也而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之程子固已言之矣不然則宇文周氏創制立法必本周禮不可謂不行先王之道者矣而不得與於三代之隆者其本不立焉耳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道音導傅之文集作傅其　師道之教訓三句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

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此以下俱就保傅二者言之而此節則下文所謂傅德義之道已疎者也其所以不言師者蓋不敢以道之教訓自處之意亦以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而所以道之教訓者已在其中、葉氏曰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復扶又反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好去聲見聞之非自外嗜好之過自內起居之宜在外畏慎之心在內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經筵王者講書處也宋制經筵無專

官侍從以上兼之則為侍講侍讀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講讀官舊錄集賢殿元豐官制既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為經筵之官矣言動服食俱兼傅德義保身體言之　按先生欲以內臣十人供侍左右使人君出

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皆得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持以言動言養以服食言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呂本遺書上有文集二字今按文集論經筵第一劄子中有之但所以涵養以下十字作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蓋遺書所謂嘗進言者正指此劄而言之也又安可復冠

以文集二字乎呂本誤 輔氏曰若程子之説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王方麓曰周初撲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冢次酒漿之官皆領于冢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 朱子曰古帝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未嘗敢有須臾懈怠而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故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凡飲食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一動一靜悉皆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至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

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伊川時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元祐元年五月差同孫覺顧臨等看詳國子監條制三學太學律學武學也舊制謂王安石與其黨鄧綰李定輩所定學校科舉之制也學官各以其經試士不待命于上曰私試必待命於上而後試曰公試蓋私試學官自考而公試則降勑差官也凡私試孟月經義仲月論季月策公試初場以經義次場以論策如省試法公私試補者外舍生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也云更不考定高下者蓋舊制餬名考校排定高下故也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制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

齋側皆反經傳通作齋行去聲 制置也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使居此堂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

供億無其人則厥之也齋居室之別名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放者吏師齋則通于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

又曰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居之行德行檢操守五百人來者奔輳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解居拜反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有定數曰額國學解額嘉祐前一百人元豐後始增至五百人時以聞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籍縣户以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亦往往冒户禮部故先生云然　按語錄謝上蔡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似又鄉學寬而太學窄何也蓋上蔡但就蔡人之習禮記者言之耳非謂太學之額窄而人多也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

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稍蘇老反　稍漸也一曰小也朱子曰州郡試者多而解額窄太學解額濶而試者少又州郡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捷徑可以智巧經營所以士子不安鄉舉而爭趨太學故必先均太學解額舍選之數使與諸州不至甚遠而後有以定其志也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論一作掄　三舍外舍內舍上舍也初入學為外舍外舍生升內舍內舍生升上舍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等俱優者升為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命官一優一平為中以俟殿試一優一否或俱平為下以俟省試蓋王安石因慶歷中嘗於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而遂廣之為三舍法也案文責跡謂舊考察法

專掠文簿計校等差如以不犯法為行試在高等為藝
注官及免禮部試免解三等推推是也育材以教士而
言論秀以取士而言馬貴與曰三舍升補之法蓋王安
石設之欲以引用其黨耳愚按此條雖統三學而言而
其實專論太學所以教士之道也蓋武學律學特太學
之分流而非其本源之所在也故獨略焉　朱子曰鄉
舉里選之法固善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使士子各通五經大義凡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
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
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義一道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
己意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
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
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
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
道又曰聞金法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于某經某史命

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章楓山曰宋教士之法雖不及于古然如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無利祿之誘凡有志者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儒為山長以教之諸老先生有不願仕而反樂為開講者故往往作養得好人材出後世之所不能及也

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長張丈反下同按文集論舊制考察之弊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崇文責跡入於罪矣所謂事成于下而下得以制其上也愚謂今世取士之制正是如此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或

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

詳密下文集有上下相制四字文意更足　按文集程子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屬官以達于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朝議必有以專任長貳為不可者以為不知任法猶可互相檢制故程子特為破其論如此　朱子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本次第甚明伊川立說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顧亭林曰唐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于朝廷如唐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材行

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推薦二十餘人盡知名士溫庭筠頗有才名以士行塵雜致累年不第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自此專務關防所取者只較一日之藝不復選擇文行甚者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甚非求賢之意范仲淹蘇頌之議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實衰也項平甫曰宋初科場條制雖密然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二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至如孫復蘇洵之用猶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于特達之授然則其意固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

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州宋屬河東道今隸山西布政司晉城縣名今廢度鄉邨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度音鐸難去聲姦古顏反亦作奸近本作奸非奸與干通用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士師亦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葉氏曰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李景齋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衆厭之所共棄而其身不得

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 朱子曰既行伍保便須教習武事然司馬温公嘗行之後來所教之人更不理會農務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吃其害不淺古人兵出於農却先教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以此所以無後來之害馬貴與曰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隣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蓋同一法也而仁暴異矣

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煢謂孤寡煢獨殘廢謂疲癃殘疾行旅惟疾病最苦故抽出言之 今國家設立孤老養濟院使孤煢殘疾者不至失所意誠善也然有司視為具文不加撿察往往為浮浪游手之徒所據甚有作姦犯律無所不為而孤煢殘廢者反不得少霑其惠

此則良有司之責也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句讀之讀大透反馬融笛賦作句投注止也與逗同親為則為為立之為並去聲　校即今義學也親至謂先生親至學也句讀凡經書語絶處謂之句語未絶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句點于字之旁讀則點於字之中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

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音格度待落反人心之萃而言人心之萃而言鬼神不可度二句正以驗其歸仰之一誠敬之致處萃合人心句承上莫知其鄉二句而言也總攝羣生至衆二句總天下莫知二句就一人之心衆志句承上羣生至衆二句而言也此節總極言有廟爲萃道之至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此承上節而言以見聖人制祭祀之禮亦不過因人心之萃而爲之制也季秋豺祭獸孟春獺祭魚見禮記月令篇貔蔣濟云豺獺自祭其先也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

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戍音庶從人荷戈以守會意與戌別還音旋期音基仲春下經說有至春暮三字 經說論詩采薇篇遣戍役防秋唐宋遣戍之名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顧亭林曰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王瓚謂鹵所恃者馬馬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當敕邊將遇深秋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卧可安矣徐理亦請每年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四五百里燒荒哨瞭如得偵探詳明可相機勦此燒荒舊法又守邊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至日閉關復象傳文也說見第四卷按此條見外書陳氏本拾遺列遺書誤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音問多多益辨見漢書韓信傳

史記辨作善高祖問信能將兵幾何而信對之如此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王伯厚曰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戚繼光曰分數者治兵之綱也　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朱子曰此御衆以寡之法如十萬人分為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為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齊進死生以之是也八陣圖自古有之

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即此法揚龜山曰韓信在楚漢之閒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劉安成曰管與館輨同車轂端鐵也轄與鎋牽同車軸頭鐵也皆機要所在故以為喻葉氏曰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朱子曰有老將嘗言臨陣只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于困乏張杲直守南劒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愚按朱子之説於程子所謂依時及節得飯喫者發明最為詳盡蓋管轄人

須有法此其一端也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周亞夫絳侯勃子也漢景帝時七國反遣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遂定詳見史記及漢書　此引以明管轄人須有法之意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系胡計反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喪服小記無百世不遷句餘同鄭氏曰按大宗則一宗其繼別子者也小宗凡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凡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凡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凡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凡弟宗之至于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大傳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據初而

言之也然禮所謂別子法為諸侯世子設也今人家以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其餘以次第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禰為小宗此法既立則人皆知尊祖敬宗親睦之風行而淳古之風復矣李氏曰按禮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為大宗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者也然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葉竹野曰古者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所以別親疏而序昭穆也周禮繫世之奠屬之春官一諷之瞽矇一奠之小史小史掌諸禮者也讀禮而掌奠繫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矇掌誦詩者也誦詩而掌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而昭穆不能亂和故有親而親疏不相離法甚善也

後世小史之職廢瞽矇之官缺繫世既不復明則昭穆失其序親疎失其和而本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志存焉亦豈可得而據耶吕伯恭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型廢壞垂盡之時暫為詐誘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陳及之曰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徙敵于其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懐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家大族有害于國則豈成王不仁于二叔哉是以強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帥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為治也不幸魯之威齊之田弁國逐君遂以大家為不可容漢高祖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州首以强宗為吉陵夷至于五胡亂華元魏分折蔭户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按張子語録中亦有此條

本註一年有一年工夫

一年上業本有又曰二字無本註字　又恐學者猝欲行之或情意不相浹洽法度未及周詳不能行之久遠而無弊故復言此以足之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劏了祖業使一人主之伊川語　院齋院也唐廟垣為東門南門齋院在東門外稍北

按新舊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四品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定禮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有始封為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至庶人祭于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太宗時王珪以獨祭

于寢為法司所劾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可見唐時此制甚重通鑑謂三品以上立家廟則似三品以下不立廟者蓋唐之初制然也宋雖議舉廟制不果行惟文潞公請立家廟未知其制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司馬温公為之記云　自首至不捐識見宗子法之不可不行也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以下乃所以論行宗子法之道也唐時立廟院以下正所謂其衍要得拘守得須是者也朱子曰按唐會要禮官議户部尚書常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准令合立二廟又韓文公李邦墓誌云將從廟祀盖以邦之先世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朝立法尤疎畧惟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愚按據會要所言則三品止得立二廟又子孫官卑不得立廟然則四品五品恐未必得立廟也顧與

通鑑三品以上得立廟之說相合豈唐書所載廟制雖屢經更定而未果行耶吳草廬曰古之大夫凡士有家者蓋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凡弟或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者也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只為之為去聲　唐韋氏宗族最盛嘗會飲花樹下困學紀聞云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凡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

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戚愚按吉凶嫁娶相與為禮所以補常氏宗會法之所不及也周官大宗伯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注云親者稠疎者稀疏云如齊期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二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大傳曰族食族燕所以收族也　沈誠庵曰無事月會恐族大人衆不勝其繁亦難為繼惟因吉凶嫁娶之類相與為禮最為合宜其大者莫如祭祀而備言燕私因以聚合族人其次則年及耆艾糾族稠觴至於歲時酬酢往來亦可以篤恩義如此而骨肉之情常相接自不至於日疎也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冠去聲　首三句總冠婚喪祭言之豺獺以下止就祭而言　其嘗修六

禮按王制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今見儀禮者士冠士婚士喪大夫士少牢特牲饋食鄉飲酒鄉射士相見程子嘗云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然所定只禮之名數禮之文非親作不可又自言修六禮將就後被召遂罷更一二年可成然今惟婚禮見文集祭禮畧附一二及此所言大畧耳餘皆無考陳龍川曰陳君舉嘗言薛季宣士隆曾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按此則程子所云六禮已自成書但散亡不可見耳

大畧家必有廟本註庶人立影堂立字上遺書有無廟可三字影古通作景劉氏瑾曰晉葛洪始加彡為影字　家必有廟以下乃程子所修之禮也但上言修六禮此則只就祭禮言之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鄭氏月令注前曰廟後曰寢孔疏廟是接神之處寢是藏衣冠之處朱子曰按書顧命疏

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經於序東注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然則爾雅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專指廟之寢而言也外書云廟非祭則嚴扃之童子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 朱子曰古命士得立家廟其制内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于堂上又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制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又曰兄弟異居廟却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前輩有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于祭時旋設位以紙旁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又曰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為一室而考妣各主同匣兩娶三娶者伊川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

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于會要可考也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在其家之廟祭之若相去遠則歲時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倣此例足矣愚按程子謂白屋之家只用牌子不可用主然則既有牌子則似無所事影堂矣況程子固有影祭不便之說耶故朱子家禮改曰祠堂朱子曰古禮廟無二主盖以爲祖考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主矣又曰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牌位堂外用簾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廟必有主本注高祖以上即當祧也既祧主埋於所葬處主式見文集

按文集作主用栗取法于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身趺皆厚一寸二分象

日之辰判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三分之一居前連額三分之二居後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以書爵姓名行合之植于趺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又外書云每祭訖則藏主于北壁夾室又潘氏謂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子文集與温公書儀都誤註為五寸五分弱故用其制者多失其真然按今程集及書儀具在並無五寸五分之說不知潘說何所自來也王氏曰主式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祠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外訛分寸不中度難以遵從程子創為式極精朱子又云若亡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温公儀韜以囊考紫妣緋者亦是以意裁之所謂府君夫人者自漢以來為尊神之通稱朱子說漢時郡已如此云高氏曰櫝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

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於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問程子主式士庶家可用否朱子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庶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古式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可也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注施于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愚按許氏五經異義謂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而鄭氏亦謂大夫士不禘祫無主以幣帛祔於是惟靈恩孔穎達賈公彥並從之然按今公羊無卿大夫無主之語徐邈以謂左傳孔悝使貳車反祏于西圃祏藏主石函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言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明係

大夫有主之文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其言至為明曉鄭氏釋孔悝反祏以謂悝得有主者或時君賜之使得祀其所出之君正義駁之以謂孔悝姞姓春秋時國惟南燕姞姓孔氏仕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君之主蓋當時借為之主耳鄭孔既為大夫士無主之說過此等難通處自不得不如此强解無怪也何氏釋攝主以為使凡弟或宗人攝行主祭之事愚謂如何說須于主下增一祭字乃可通不知徐說直截了當也又按坊記言祭祀有尸宗廟有主示民有事也可見有祭祀則必有尸有宗廟則必有主其不得獨遺大夫士明矣伊川亦謂大夫士有重應當有主蓋大夫以下不言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故伊川擬諸侯之制而為之又太中公封永年縣開國伯伊川印銘所謂喬伯始封于程令從爵為伯故可少殺諸侯之制為之而士庶人有所不得用也但按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何休范甯徐邈並同惟虞信引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則納于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何范異如程子主式未有以見其為殺諸侯之制耳又按古者主有三始死作重以木為之雖非主而神之所依有主之道既虞乃埋重立主以桑為之置之于寢隨昭穆從祖祔食祔畢更還于寢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廟左埋重處今按朱子家禮分註無栗只用木之堅者亦可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遷其主於墓所不埋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請出就伯叔親未盡者祭之親皆已盡然後遷其主埋于所葬處孔穎達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所謂祏也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于函藏于廟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　朱子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他廟或夾室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已則

後新死者之主于寢而祖亦未遷比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也今既無古人昭穆廟制只共一堂排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只趲得一位新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祖若卒改之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須改也又曰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但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練而後祔則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從也楊氏曰家禮祔與遷皆大祥一時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大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朱子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祫祭而後遷蓋世次遞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遂行遞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

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遞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為得禮而朱子從之也又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于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又祔後主仍還寢與遷不同程子乃謂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處似誤以祔為遷也問祧禮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註說藏于兩階蓋古者階間人跡不到取其潔耳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

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髭音咨髭說文口上須也按程子云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

月朔必薦新本

註薦後方食新如五穀果食之類又按外書每月告朔茶酒朱子語類朔旦用酒果望旦用茶朱子曰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則薦于廟可也　禮少儀云未嘗不食新按陳鄭諸家注皆以嘗為荐新物于寢廟愚按訓嘗為薦新無據嘗主秋祭之說為得新謂秋黍之類蓋古人于四時之祭必薦其時食未嘗祭秋黍雖已熟而未薦故不敢先食四時皆然獨言嘗者以萬物成於秋故也與此所云薦新之新不同蓋此統四時而言彼則但就嘗而言也觀月令嘗麥嘗黍嘗稻嘗麻嘗稻皆言先薦寢廟可見嘗與薦自是兩事而不得即以嘗為薦明矣時祭用仲月本注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按旁親無後者遺書本注云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遺書又云八歲為下殤十四歲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

終凡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凡弟之孫之身凡此皆以義起也時祭謂四時之正祭也每祭時一主設一椅主置椅上其無後祔食者則以紙標記為位置椅上祭畢焚之程子于下文先祖之祭分享考妣云舅婦不同享而此不言者蓋彼合祭一堂此則各祀于其室故也但今有祠堂者少就有亦窄狹不能一世一室則當如朱子所云作一長龕以板隔截之法每祭時請主出供堂上一世一几使考妣同享以右為尊畧髣古各祭於其廟之意至于其分可行祫祭者則於冬祭一行之而用程子分享考妣之法皆祭自高祖以下其已祧毀者自不得祭也今人家并遠祖及旁支無後者皆合食一几男婦雜沓大為不便且此似古之大祫非士庶家所可用也愚按儀禮少牢大夫禮于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特牲士禮即于旬初筮旬內之日蓋大夫以上尊時至惟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

日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又按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一廟者祖禰共廟亦先祭祖後祭禰又祭無間廟數多寡皆同日而祭畢故儀禮特牲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又少牢日用丁巳案曲禮內事以柔日凡乙辛之類皆是而必用丁巳者鄭氏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敬謹之義故也又經云來日丁亥薦歲事者賈疏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丁巳與亥乃用餘陰辰也曲禮吉事先近日故惟用上旬上旬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不吉則至中旬又筮下旬不吉則止不祭士則于上旬之初得暇則筮日而祭不得暇則不筮也中旬下旬皆然下旬不吉則亦止不祭以卜筮不過三而祭祀當以孟月不容入他月故也今按朱子家禮分注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先卜上旬之日不吉則中旬又不吉則不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從於此司馬温公曰如

不暇卜日止依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亦可又曰按王制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但今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朱子曰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是日必具肴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又曰韓魏公家處得最好謂之節祠殺于正祭如欲不行須自已亦不飲酒始得問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卜日也又曰古者士庶止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但有豐殺疎數不同耳間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于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以位于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問祭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

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又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又按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高祖不常祭可知祭法言大夫無顯考廟適士無皇考廟官師王考無廟而祭之則大夫不及高祖適士官師不及曾祖明矣伊川皆祭自高祖以下之說蓋亦以義起耳而方氏若璞乃謂大夫四親分祀二廟與太祖而三適士無太祖而四親分祀二廟官師則四親共廟庶人則祀四親于寢以遷就經文而傅會之則過矣朱子又以古者士庶止祭考妣蓋亦據禮官師一廟而言然觀禮王考無廟而祭之語則知官師雖一廟卻兼祭祖也竊意庶人亦兼祭祖惟祭于寢為不同耳 李氏曰殤必適乃祭則王下祭殤五節其據也成人必宗

子乃立後則儀禮喪服篇甚明但程子此所云殤與無後祭之別位朱子語類中論至此不以為非蓋程子既以服制推祀高曾則殤與無後亦可以有服祀之也愚按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陰厭凡殤與無後者陽厭厭者不成禮之祭也鬼神尚陰暗故宗子之殤以祖廟陰暗之處厭之而凡殤則以陽明之處厭之也又喪服小記謂殤與無後從祖祔食蓋庶子之不得祭者其子之殤與無後皆可從祖而祭于宗子之家然則固不獨適殤當祭而旁親之殤與無後者宗子皆得而祭之程子之言固有自來也獨祭法謂祭殤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推而上之大夫下祭二則適孫而止諸侯下祭三則適曾孫而止王下祭五至于適來孫蓋凡庶殤皆不得祭何況旁親朱子謂旁親不當祭亦本此而推之也故於此去殤亦各祭句不用蓋以成人之死而無後者猶可祭而殤必不當祭也程子謂成人無後者之祭兄弟之孫主之終兄弟之孫之身蓋謂自父母而祭之至兄

弟之孫而止凡弟之曾孫則不復祭也非謂父母不祭其兄弟與其子皆不祭直至兄弟之孫乃始主其祭也其所論殤祭亦當以是推之何氏曰曾子問士緦不祭謂主祭者已身有緦服則不當行祭也又曰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以已身於舅有小功于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然在所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已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已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若堂弟之婦之類在主祭者已身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則孫婦有緦麻一則凡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內服也必無安焉享祭之情則已雖無服可祭是私祀恐亦難以已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朱子曰古人居喪不祭蓋衰麻之衣不釋于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時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起居言語飲食與平

日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竊恐有所未安故學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禮即廢祭無可疑不然則卒哭前不得已準禮且廢祭卒哭後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于家廟可也又曰某頃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祭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盖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期喪未葬亦不敢行祭祭非畧之乃謹之也吳草廬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按凶服不可以接神況墨衰乃世俗非禮之服豈可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祔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豈容中間又于四時祭日而特祀几筵者乎與家禮不合恐一時未定之論

冬至祭始祖本

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

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遺書本注云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問始祖是何祖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　朱子曰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子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為未安也楊氏曰程子始祖之祭所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朱子則以為似禘而不敢行但程子未嘗建議于朝修定祭禮故此亦特純言祭禮之大綱未及于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為似禘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制既無太祖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非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祭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立春祭先祖本注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

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遺書本註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問先祖是何祖朱子曰是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蓋始祖及高祖以下至於禰則自有時祭與冬至季秋之祭在故茲不復祭也陳幾亭曰位非坐位也既不設主無所用坐蓋位者几也列祖共一几置牲犧粢盛於其上兩共享之問何以只設二位朱子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朱子曰古者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次常時不敢祭今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季秋祭禰禰奴禮反音同泥俗讀如彌者誤父廟曰禰

本注季秋成物之時也人成形于父故以成物之時祭之但古禮祭禰即在時祭中無別祭禰之文程子因古有季秋享帝以父配之之禮而以義起之也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忌日親之死日也檀

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忌日必哀並謂死之日俗以死者生日為生忌日失之矣正寢今之正廳是也按禮天子六寢諸侯以下三寢其正者天子諸侯適謂之路寢次燕寢次后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其正者卿大夫曰適寢士或謂之適室然按士喪禮死于適室喪大記又言士之妻皆死于寢則寢與室通也次燕寢次適妻之寢　程子以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故祭之以此　或問横渠曰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亦自不害按朱子謂忌日祭只一位如父忌日止設父一位母忌日止設母一位祖以上及旁親忌日皆然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何服朱子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于坐間剌殺之後來只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以親疏遠近為隆殺大槩都是黲巾黲衫後

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踈為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着白絹涼衫黲巾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幅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

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考經喪親章語也卜其地以下乃程子所以掄之如此蓋古人所謂地之美者其意不過如此而已非有如後世堪輿家之說也孔氏曰宅墓穴也兆塋

域也鄭氏曰葬大事故卜之　按外書程氏自先生凡
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
明暗卜地氣善否伊川嘗言其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
尊長名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
穴其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其家至今人已
數倍之矣愚按周禮冢人及墓大夫所掌皆始葬者居
中子孫則各就所出之祖祔葬以昭穆為左右而爵之
尊者居前卑者居後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又白虎通
引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
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柳然則惟邱封高下與所樹之木為不同耳唐時猶
各就所出祖塋祔葬如韓文公柳子厚墓誌葬萬年先
人墓側祭十二郎文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之類皆是也
今曲阜孔氏猶然其不入孔林者謂之外孔如此則祖
宗既得相聚一處而子孫之祭掃亦易法甚善也今葬
既各異處甚有父子之葬相隔數百里外者至於年祀

窆遠子孫式微不復祭掃有祖宗之墓為豪强所竊葬而不之知者大可懼也然則程子昭穆之法固亦猶行古之道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厝一作措字通此就世之惑於堪輿家之說者痛斥之以見其與古人所謂安厝者異也伊川又云葬書一術至百二十家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者宮商角徵羽也至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古陰陽書本無此說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黃帝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顯然者而世皆惑而信之不亦愚乎　愚按喪服小記祔葬者不筮宅蓋前人之葬已筮而吉今祔葬便不必更筮可見地之方位日之吉凶古人有所不擇也又按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

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而其序葬篇云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後世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通夭壽皆係乎此非也按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此直為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葬謂之怠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葬簡公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

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又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也今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城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也今以風水家言遂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愚按才所論甚正通鑑刪改頗與原文微別綱目因之愚謂不如原文更為詳密因從新舊唐書本訂正附入讀者詳之朱子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風順地厚草木茂盛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大不是

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犁郝其反犁耕具本註一本

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邨落遠井窯 邨或作村窯餘昭反通作窯

見文集葬說列遺書誤井如冰井煤井鹽井之類非井泉之井煤古通用墨如水經注所謂石墨是也墨讀作平聲亦謂之石炭窯燒瓦窯也井與窯井上三者為五也愚按五患當以本注所云為優蓋言溝渠道路而不為城郭已在其中避邨落自不為耕犂所及遠井窯惟傷地脈且使神靈不安五患中之最切要者惟不為貴勢所奪則本注無之蓋以此非可預慎故也　顏亭林曰先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殮三日而殯殯而治葬且其葬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貴賤有時自襲而斂斂而殯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乃已其或不幸有事故不得葬其親者雖逾三年不除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與初喪無異蓋懸親之未有所歸也宋何子平以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啼哭常如袒括之

日唐歐陽通以母喪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其家人密以氊絮置所眠席下大怒撤去未有親拒停久不葬而安樂嬉遊與常人無異如今人之所為者也梁氏曰周官說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祔葬矣諸侯亦各以其屬祔葬焉至于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其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親疏如戚稽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山陵營治侈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拘忌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亦紛紛然貪慕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

其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屠一作圖浮屠謂佛也為佛

氏之教者亦曰浮屠李賢曰即佛陀聲之轉也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音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之淨覺洛洛陽縣名屬河南府程子嘗曰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天竺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至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　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當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諭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今無宗子下遺書有法字　問今大宗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皆得以為後則父為長子三年何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服制自當從古亦愛禮存羊之意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此則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子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愚按子

爲父後者爵一級至隋唐詔令猶有此語不獨漢時也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秦二世元年陳涉起兵沛令欲以沛應之蕭何曹參諫之因令名高祖沛令後悔閉城城守欲誅蕭曹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迎高祖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使去聲漢武帝元光五年唐蒙畧通夜郎發巴蜀卒數萬人治道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乃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愚按程子因相如文中有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及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等語故云遺書責父老其

子弟聽其命而從之亦以相如傳有相如還報及唐蒙已畧通夜郎語而推見之非如上高祖下沛有明文可振也事並詳史記漢書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分音問下如字法謂宗子法也此以上皆以明上文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之意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此以明宗子法當立之理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然下葉本有而字衍天子建國見春秋桓公二年左傳師服語諸侯奪宗見班固白虎通及漢書梅福請封孔子世以為殷後書

之天子建國言天子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建國以為諸侯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當以兄弟之長者為宗如周封同姓之國凡兄弟之為諸侯者皆以魯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是也奪宗者言既為諸侯則不得復為宗子如奪之也如諸侯嫡子嫡孫繼世為君則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而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也此總以明旁枝達而為幹之意　陳氏曰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習以成俗間有糾合宗黨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與　以上並伊川語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識音志或

作如字以上明其體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邉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陣古通作陳郭氏佩觽集顏氏家訓並謂王羲之小學章始以阜傍作車為軍陳之陳後人因之造其極之造七到反易音異寨助邁反通作砦又音塞寨軍壘也或謂邉城要害處經傳通作塞月令孟冬完要塞是也斥度也候視望也以望烽火控制禦也帶圍繞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葉氏曰操決謂操持決斷也以上達其用但上節以用之大者言此以用之小者言也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録通儒以體言結首一節全才以用言結中二節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介甫王氏名安石慶曆二年進士爲神宗時宰相律謂刑統也初魏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爲九篇以後歷代相承但有損益周顯德四年詔以律令古文難知格敕不一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訓釋詳定爲刑統宋受禪詔判大理寺竇儀重定爲三十卷又按宋隨時斟酌別有編敕建隆初詔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與刑統並行以後遞有刪改增修至熙寧初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名曰敕令格式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下二府參訂頒行然則神宗以後固不盡用刑統也故朱子謂今世用敕令格式皆太重不如律胡三省謂刑統終宋之世行之者蓋以大旨周不出是書故耳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鍾繇謂之章程書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因名書學非篆法最古

八分書猶與篆相近故云朱子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缺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也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辭　問載此條何意也朱子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因有此條遂設載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大者遠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見音現　文集下同

謀如分合奇正之類律如步伐止齊之類平時則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而臨事則教以除暴救民禁亂戢非所謂遠者大者也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程子曰袁紹以十萬衆

阻官渡而曹操以萬卒取之王恭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王者用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但須識所以勝之之道湯武之師自不須如此看須有敵于我師便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兩軍相向必擇可攻處攻也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是理合如此若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問間諜之事如何曰亦不可揚龜山曰後世排諸葛亮李靖爲知兵以其得法制之意而不務侁偉故也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亦皆有節乎時不講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又

曰自黄帝立邱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至周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而王執路鼓親臨教戰滋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則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也以咸令素行也朱子曰看古來許多陣法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辟婢亦反肉辟有五刻顙而涅之曰墨辟劓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曰宫辟死刑謂大辟也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

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撟虔者其刑死臏謂斷其膝骨不言臏而言刖者據呂刑之文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長淳于意有罪當刑女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帝惻然遂除肉刑然按文帝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詔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其後亦不復聞獨書正義謂漢文帝止除墨劓剕宮刑猶在至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孔氏及事隋其言必有據也但與景帝元年之詔不合蓋自景帝中元年後宮刑復用相沿至隋乃始除之而說者遂誤以謂文帝不除宮刑也隋既除宮刑於是

乃定為笞杖徒流死至今相承不改其配遠州者則決杖黥面而遣之周禮鄭注墨黥也先刺其面以墨窒之則是黥與墨一也書孔注墨鑿其額以墨涅之黥黥面也則是黥與墨有別矣故致堂以墨為五刑之正黥為五虐之刑分而二之蓋本孔氏說然觀呂刑五虐之刑黥與劓則並列且肉刑之中黥為最輕又安得獨以此為五虐之刑而以為始于有苗乎但先王用之使刑當其罪而有苗則加于無辜之人為虐刑耳後世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得自列于平民宜胡氏斥以為不仁也此者指肉辟寬民之死而言過此則死刑矣欲寬其死而不得但當念其散之久而已謂宜哀矜而勿喜也散謂民情渙散說見論語浚儀王氏曰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閻百詩曰是時疆宇分裂西魏雖除宮刑而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之詔至隋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也按朱子于井田封建皆以為不可復獨肉刑則謂徒流之法不足

以止穿窬淫放之姦其過于重者又有不當死而死而欲採陳羣之議一以宮刖等辟當之愚謂古先王政教蕩然無存而獨欲留肉刑一旦用刑失當黜者不可復屬恐非仁人所以用心也按周禮掌戮墨者守門劓者守闗宮者守内刖者守囿蓋雖刑餘之人皆各有以處之使無失所故殘其肢體而猶不至絶其生路今皆不能行而欲用肉刑可乎神宗初韓絳曽布議復肉刑呂申公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将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吕公曰不可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可謂老成之見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下麗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凡害人者其罪已定夜置于圜土以因之書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于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其能翻然痛改則舍之使還其鄉里然猶未能保其必善也故必三年不齒以驗其果善與否不齒者如讀法飲射之類皆不得與是也至其不能改而出圜土

者然後誅之先王用刑其委曲如此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治人之治平聲貧富不均教養無法二者自經界不正之害也）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茍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未行上葉本有人字）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斂去聲菑災同

朱子曰張子之意固善然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行得荀悅漢紀一段說此意甚好馬氏曰按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復行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然晉武帝時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與則亦非始于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以後魏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謗今觀其立法所受

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與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歟劉道原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幷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雲巖縣名宋屬永興軍路丹州熙寧七年省為鎮入宜川

縣令宜川隸陝西延安府敦本如興孝興弟之類善俗如讓畔讓路之類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食音嗣養去聲長張丈反親為勸酬者以身率先也問民疾苦者欲有以養之也告所以訓戒子弟者欲有以教之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有東宮至同財十七字見儀禮喪服篇無父母叔父母傳異宮之宮原文本作居張子恐人疑如後世之異居故易以宮字觀下文非如異居句意自可見掄益中所載如南宮适北宮錡之類蓋各以所居

之宮氏之應劬武氏於居正謂此也又按傳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注宗者世父為小宗也資取也可見雖異居而財仍長者一人主之此所以能久相親也　此就兄弟言之蓋兄弟異居若不相親者然故張子特揄之如此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避子之私至不成為子十五字亦儀禮傳文私其父者如内則所謂雖初鳴盥嗽櫛縰笄總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之類皆是此一節反覆申明古人所以異宮之意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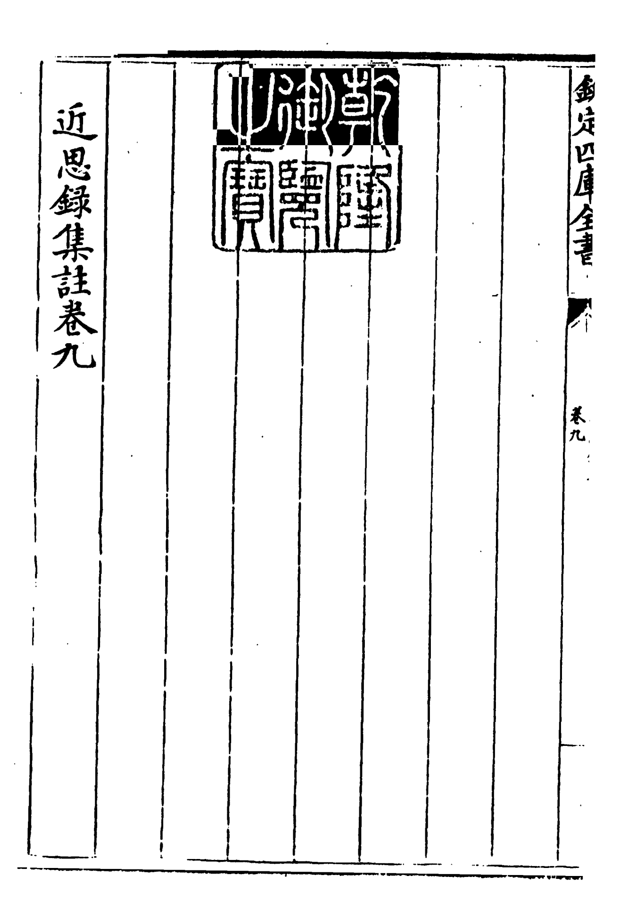
愈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見禮記內則篇引此以見命士以上則不獨兄弟異宮也蓋以父子親愛而其分制之嚴有如此亦以明首節似相疎而實相親之意也鄭康成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賈公彥云不命之士父子雖同宮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户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自父子異宮以下程子遺書附東見錄後中亦有之逐位者猶今兄東弟西之意張子恐人疑為異居故引以明之朱子曰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牆圍又曰古人所謂宮只是牆無今廊屋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治平聲語錄下同不由井地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于流離失所故云終無由得平周道猶言大道也止是均平言必當力行井地也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定者謂清塗封

植之類一一有以得其條理而無所闕也葉水心曰自黃帝至于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于鄉遂之中而置官司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于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于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閭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是故封建既廢井田雖在亦不可獨行也愚按伊川謂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又謂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於此亦可見程子之公平而張子之言雖善而有所不必拘矣　朱子曰張子謂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乃定固是然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

恐意外別生獘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又曰封建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税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遇按封建自不可復而郡縣之官宜慎擇其人以久其任而重其權凡可以養士足民膽兵者使皆得以便宜從事然後嚴為之考課以厚其賞罰有功則如漢賜爵關內侯之例增秩加賞而勿易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殛刑誅而勿加寬貸使之前有所勸後有所畏如此則有封建之實而無封建之害或亦斟酌古今之一道也不然則郡縣削弱一旦橫決奔潰莫能支持如明末張李之亂長驅直入率由于此可為深鑒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九